

TPP 协定对中美日韩四国关系的影响

仇朝兵

内容提要 TPP 协定对中、美、日、韩关系的潜在影响值得关注。由于四国经济贸易联系密切,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深,TPP 协定能够在经贸领域及政治安全领域产生的影响可能是重要但有限的。各方需要转变观念,从积极角度审视 TPP 协定的潜在影响:中日韩三国需要升级经贸合作水平,加强贸易规则与制度建设,推动经济深度一体化;中美需要加快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并拓展和深化经贸、投资等领域的合作。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地区和全球大国,对塑造东北亚地区未来和平、稳定、繁荣负有重要责任。四国扩大和深化全方位的合作,有助于化解 TPP 协定可能导致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TPP 协定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2015 年 10 月 5 日,美国等 12 个 TPP 国家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举行的部长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可以预见,TPP 作为美国主导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成为现实。

东亚地区四个关系非常密切、矛盾非常突出的国家中,美国和日本是 TPP 中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目前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是美国在东亚的盟国,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首要支柱。韩国也是美国的盟国,与美国签署了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且已生效。中美之间经贸联系密切,双边贸易数额巨大,双方正在谈判双边投资协定。中日韩三国之间也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关系。除了相互依赖的紧密经贸联系外,四国之间的教育与人员交

流也非常密切。但四国在战略、安全与军事领域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矛盾或不信任。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东海划界与钓鱼岛归属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韩国与日本之间也存在历史问题及岛屿归属之争。中美关系虽然总体稳定,但战略互信明显缺失,两国之间近来在南海问题、网络安全及人权等领域也存在严重分歧和矛盾。

在这样的东亚格局下,探讨 TPP 对四国关系的潜在影响,并就塑造未来东北亚地区安全结构和推动经济一体化发展提出思路极具现实意义。

一、TPP:美国的意图与能力

欲对 TPP 对中美日韩四国

关系的影响做出判断,首先必须明了 TPP 的性质、美国积极参与和主导 TPP 谈判,推动建立这一自由贸易区的意图。

(一) 美国积极塑造和主导 TPP 谈判及其发展的三个动因

1. 撬开亚太地区的广阔市场,推动美国出口,创造国内就业,实现经济振兴

自 2008 年陷入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在相当长时间里复苏乏力。为提振美国经济,奥巴马总统在 2010 年 1 月 27 日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了“五年出口倍增计划”,目标是在五年内实现出口增加一倍,支持美国 200 万个就业机会。美国积极参与和主导 TPP 谈判最直接的意图:为美国的企业寻找市场,促进出口,创造就业,实现“出口倍增计划”的目

标。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2010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所有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8.72%。美国与亚太地区各国之间的经贸联系非常密切,与亚太地区之间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亚太地区的广阔市场对美国经济发展与繁荣至关重要。但美国国内有人认为,美国与亚太地区的贸易关系存在各种被扭曲的状态,美国已对其进口实施了最惠国零关税待遇,而开放的市场使美国制造商易于受到外国各种不公正贸易行为的冲击。通过严格的TPP协定正面解决这些扭曲现象有助于为未来数年在该地区建立更具可持续性的贸易关系奠定基础。推动TPP为改变这种扭曲的状态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借助于TPP谈判,美国掌握了撬开亚太地区广阔市场、扩大美国出口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

2.在国际贸易层面,塑造面向21世纪的、更高层次的世界贸易规则,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维护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领导地位

上个世纪90年代起,美国曾试图在APEC机制内推动贸易自由化,也曾倡议在APEC框架内推动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但APEC在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及消除各种贸易壁垒方面效果不彰,美国的倡议也未取得实质进展。而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却

迅速发展,亚太区域内许多国家之间谈判签署了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10+1、10+3、东亚峰会等对话机制都得到加强,而且美国都未参与其中。在既有的多边谈判进展缓慢或不利于美国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开始重视运用双边的和地区贸易谈判策略来推动全球贸易谈判。小布什时期,美国与10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奥巴马政府接过TPP,也把它作为进一步推动全球贸易谈判的重要工具。2011年11月12日,奥巴马总统在第10轮谈判结束后致辞时说:“在更大程度上,TPP有望成为未来贸易协定的范例,而不仅仅是亚太地区的一种贸易模式。”通过主导TPP谈判,牢牢把握住全球贸易谈判议题与议程的设定权,也就等于维护了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领导地位。

同时,美国借TPP来塑造面向21世纪的、更高层次的贸易规则,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也是为了应对美国面临的切实挑战。实际上,冷战期间,美国从与苏联争夺的战略和政治需要出发,一直在贸易问题上让利于发展中国家及其盟国。在其经济不面临强有力竞争的情况下,这种政策还行得通,但随着其盟国及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复苏和发展,特别是冷战后新兴经济体的普遍发展,美国商品面临着越来越多来自其他国家的挑战。因此,美国在此前已经在升级国际贸易规则方面大做文章了。TPP成为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契机。

3.在战略层面上,通过签订

自由贸易协定,强化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纽带,深化和巩固政治与外交关系,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维护美国利益

经济与政治、安全密不可分。国家间的经贸关系总是与政治、外交和军事考量纠缠在一起。任何经贸关系都会带来一定的政治与外交影响。美国政府在考虑对外经贸关系时,安全和战略利益一直被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亚太地区近年来签署了许多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对东亚地区的这种一体化发展一直持有戒心,担心会削弱或稀释美国在东亚地区经济甚至安全事务上的影响力。有国会议员认为,成功的TPP将会深化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把美国与其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贸易伙伴联系起来,还能使美国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有评论也认为,TPP绝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贸易条约,它还是亚太地区内的一场“地缘政治和外交攻势”和一种经济战。

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个任期起,就非常重视亚太地区及美国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实施了亚太“再平衡”战略。2012年11月15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Thomas Donilon)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演讲中阐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时指出,所谓“再平衡”战略指的是奥巴马政府在世界范围再平衡美国的力量,从资源、外交活动、与国家及地区组织的接触以及政策等方面增加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其最终目标是:维持一种植根于

经济开放、和平解决争端、民主治理和政治自由的稳定的安全环境和地区秩序。

理解美国推动 TPP 发展的举动,要从大战略的角度去考察。加强与亚太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参与、主导和塑造 TPP,在更高水平上改造亚太地区的贸易制度,有助于深化美国与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经济联系,有助于传播美国的某些价值(如:环境保护、劳工标准、人权保护等等),也有助于巩固美国与亚太国家的政治和安全关系,维持其传统的经济与战略上的领导地位。

(二)美国主导 TPP 发展,目的是不是遏制中国

实际上,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国会以及各种相关的利益集团在整个 TPP 谈判过程中几乎鲜有提及中国者,他们关注更多的是美国与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之间在贸易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只有少数学者或政策分析家认为美国推动 TPP 是针对中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律与经济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就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对亚洲贸易的设计,是受遏制中国这一目标驱使的。”

美国官方很少把 TPP 与中国联系起来。即便提到中国,也是强调 TPP 并非针对中国。例如,2011年7月,美国助理贸易代表芭芭拉·威塞尔(Barbara Weisel)公开表示,让中国把 TPP 看作威胁,或者看作意在把中国排除在

外或某种程度上包围这一地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协议,是无益的。2012年1月4日,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演讲时说:“与某些评论相反,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举动,目的不是遏制中国。这既不可行,也不可取……当然,我们的战略反映了这一事实:美国一直是,将来依然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在这一地区有天然的作用和利益,一种基于国际规则和规则的一体化的地区经济中的利益。”只是在2012年美国大选最后一轮辩论中,奥巴马才开始明确把 TPP 与中国联系起来:“我们正在与中国外的其他国家组织贸易关系,中国因而开始感受到更多遵守基本国际规则的压力。”这也是美国政府官员第一公开描述 TPP 对中国的直接影响。进入2015年以来,在争取从国会获得“贸易促进权”(TPA)的过程中,为争取国会议员的支持,奥巴马总统又多次表示,世界贸易的规则应该由美国而不是中国制定。站在中国立场上,实际也不宜用“遏制”来描述美国主导 TPP 发展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竞争”可能能够更准确地描述美国的意图。

在审视美国推动 TPP 发展的行动时,即便做出美国有“遏制”中国的意图,也还要认真审视美国的能力,也就是美国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动员各种力量实现“遏制”中国的目标。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已得到大大提升,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奉行的是

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谋求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致力于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的对外开放也是全方位的。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之间很难形成一种“遏制”关系。即便美国或其他国家有这种意图,也不具备、甚至无法动员这种能力。

二、TPP 与中、美、日、韩经贸关系

欲理解 TPP 可能对中、美、日、韩经贸关系的影响,需要对四国经贸关系的现状有一个恰当认识。

(一)中美贸易简况

在过去数年中,中美之间虽然贸易摩擦不多,政治、安全领域的分歧,如南海问题等,经常非常突出,但两国经贸关系在持续发展,双边贸易数额巨大且在持续增长。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到2014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已达到5906.8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1240.2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6%;美国自中国进口4666.6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9.9%。

从2010年到2015年,中国一直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美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美国对华出口商品主要为机电产品、植物产品、运输设备、贱金属及制品和化工产品;自华进口商品以机电产品、家具玩具和纺织品及原料为主。中国的家具玩具、鞋靴伞等轻工产品和皮革制品箱包都占美国进口市场的60%以

上,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竞争者主要来自墨西哥、越南和意大利等国家。在机电产品和纺织品及原料的进口中,中国也居美国进口来源的首位,均占该产品进口市场份额的30%以上。

(二) 中日贸易简况

自2010年以来,中日双边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基本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过去5年中,中国一直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或第二大出口目的地(2013年起美国取代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日本对华出口主要产品是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和运输设备。201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日本市场上一直占有较大优势,如纺织品及原料、鞋靴伞和箱包等轻工产品在日本进口市场的占有率均在50-60%以上。中国的这些产品在日本市场面临的竞争主要来自越南、泰国、中国台湾省以及意大利、美国等。

(三) 中韩贸易简况

从2010年到2015年,中国一直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过去几年,中韩贸易基本保持着稳定发展的态势,韩国对华贸易一直处于出超状态,2013年对华贸易顺差达628.2亿美元。韩国对华出口主要是机电产品、光学医疗设备和化工产品等。韩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和化工产品。中国的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这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在韩国市场也一直保持着优势,这些产品的

主要竞争对手是日本、美国、意大利和越南等国家。

中、美、日、韩都是世界或地区经济大国,在世界和地区经济和贸易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四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相互间贸易额非常大,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非常深。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4年美国货物进出口额为39686.3亿美元,其中出口16234.4亿美元,进口23451.9亿美元,贸易逆差7217.4亿美元。美国对中国、日本的出口额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7.6%和4.1%,自中国和日本的进口额分别占进口总额的19.9%和5.7%。中国和日本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地。

日本海关的统计显示,2014年日本货物进出口115036.7亿美元,其中出口6909.1亿美元,进口8127.6亿美元,贸易逆差1218.5亿美元。美国、中国和韩国是日本前三大出口贸易伙伴,日本对三国出口额分别是1287.8亿美元、1264.8亿美元和515.9亿美元,分别占日本出口总额的18.6%、18.3%和7.5%;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是日本前三大进口贸易伙伴,日本自三国的进口额分别为1810.0亿美元、713.6亿美元和481.4亿美元,分别占日本进口总额的22.3%、8.8%和5.9%。

据韩国海关统计,2014年韩国货物进出口10986.5亿美元,其中出口5730.9亿美元,进口5255.6亿美元,贸易顺差475.3亿美元;中、美、日是韩国出口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出口额分别为1453.3亿美元、703.3亿美元和

322.5亿美元,分别占韩国出口总额的25.4%、12.3%和5.6%;中、日、美同时也是韩国进口排名前三位的国家,进口额分别为900.75亿美元、537.8亿美元和452.8亿美元,分别占韩国进口总额的17.1%、10.2和8.6%。

以上数据大致可以比较充分地表明中、美、日、韩四国在经济联系上的紧密程度。TPP将会如何影响四国的经贸关系?由于美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上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且都是TPP成员国,这个问题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遐想。

从目前来看,经贸关系方面受TPP潜在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中国。这主要是因为美日经贸关系未来可能会因TPP生效而得到进一步推动,美韩之间业已签订了一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且已生效。中国可能会面临由此产生的贸易转移等问题的挑战。但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及其与其他三国密切的经贸联系,这种影响可能非常有限。而且,TPP作为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规范其成员国之间的各种贸易活动和贸易行为,为解决成员国之间各种贸易相关争端提供了路径,但它不可能避免或根除各种争端。这也可能会为非成员国提供某些机会。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TPP更可能给四国经贸关系带来积极影响:第一,推动中美两国加速完成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甚至会推动两国把双边投资谈判扩展到贸易领域;第二,推动中日韩三国的经济一体化向深度发展,进

一步提升合作水平和制度化水平。也只有从更积极的角度审视 TPP 的影响,才能让中、美、日、韩四国经贸关系发展更加符合其日益密切的现实,从而为地区繁荣与发展找到一条理想之路。

三、TPP 与中、美、日、韩四国政治与安全关系

国家间经贸问题与政治、安全问题密切相关,经常相互影响。一般而言,经贸关系的发展有助于稳定和强化国家间的政治与安全关系;良好的政治安全关系也有助于推动和促进国家间经贸关系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不应忽视经贸问题和政治安全问题的相对独立性。经贸关系强化并不必然会强化政治安全关系,也不足以抑制或消除政治安全领域的分歧;政治安全关系的发展并非必然促进经贸关系发展,更不可能掩盖国家间在经贸领域的分歧与竞争。因此,在分析 TPP 对四国间政治安全关系的潜在影响时,既要从整体上把握各国之间的关系,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还需要用发展的、全面的眼光看问题。TPP 只是提供了一种互动的框架,各国在 TPP 框架下的互动还深受这一框架外的因素的深刻影响。非 TPP 国家也可能以多种方式对 TPP 国家、TPP 本身的运作产生影响。

中、美、日、韩四国密切且不断发展的经贸关系已经表明,经贸关系虽经常受到各国间政治与安全问题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各国间经贸关系都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政治安全问题的制约,正是由

于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四国政府在应对政治安全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时,大都采取了“政经分离”的做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济问题与政治安全问题绝对互不影响),或者说在经贸问题与政治安全问题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中日关系曾多次因为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等政治、安全问题而发生倒退。过去几年中,由于日本政府非法“购岛”以及安倍上台后参拜靖国神社、美化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等做法,中日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停滞,政治安全领域的互信深受影响,两国搁置了国家领导人层级的交流活动。只是到 2015 年 11 月 1 日中日韩三国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才与日本首相安倍举行会晤。这离上一次三国领导人会晤已过去 3 年。尽管中日关系经历了种种困难,但两国经贸关系始终保持着稳定发展的状态。两国在不断争吵的同时,也在努力确保维持经贸关系的发展。

中美之间多次发生政治、安全领域的争端,比如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新疆和西藏问题、人权问题、南海问题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出现冲突或危机时,其影响也主要集中在反映在政治安全领域。比如,美国对台军售时,中国政府多次表示强烈谴责,并把中止两军之间的交流作为回应。在人权问题上,针对美国每年提出的国别人权报告,中国也有针对性地发布了美国人权报告作为回应。近年来,特别是 2015 年初以来,中

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争端不断,美国不断对中国指手画脚,对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构成威胁。但两国也在努力管控分歧,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依然保持着平稳发展的势头,经贸合作领域在不断得到拓展,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在不断取得进展。

TPP 有助于为美日两国间政治、安全关系营造良好氛围,但并不会从根本提升这种政治、安全关系。虽然 TPP 谈判及未来的实施在美日两国都是政治问题,但其本质上是一个经贸问题,规范的是主要美日及其他成员国的经贸关系。因此,需要从 TPP 的这一本质属性来理解其对中美日关系的潜在影响。当然,这并不是试图彻底否定 TPP 在战略层面的影响,只是期望给予它一种恰当的理解,而不是去进行过度解读。

中美日虽然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各国国内规则相异之处很多,但都同属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高度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在开放的、以共同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政治、安全问题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然,这并不否认经济对政治、安全问题的影响)。国家间政治、安全关系主要是受相关政治安全议题的影响。美日、美韩同盟的强化或松散,主要不是经济上的原因,而是政治、安全领域的问题引起的。TPP 对政治、安全关系的影响将可能是非常有限的。

四、中国的选择

中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更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中国的选择

和作为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能够产生重要影响。TPP名义上是一个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但也具有战略性影响。TPP协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各方关系产生影响,取决于各方互动的方式和内容。中国应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一) 重塑大国心态, 勇担大国责任, 推动中日韩和解与合作

当今世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日益深入。经过 30 余年的改革与开放, 中国综合国力得到大大提升, GDP 已跃居世界第二,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得到大大提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面对不同的国际环境,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发挥作用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

中国需要摒弃“受害者心态”, 培育健康的大国心态, 在处理国际事务, 特别处理与东北亚国家关系时, 心态需要更加平和、理性。历史不容忘记, 但历史积怨必须努力去化解。不能让历史积怨主导了本地区各国人民观察国际事务的方式, 不能让疑虑和恐惧阻碍本地区的和平与合作, 扭曲了国家间关系的未来, 动摇人们追求本地区和平与和谐的信念。

中国有责任冷静看待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现实, 进一步推动本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塑造和谐的地区国际关系, 特别是积极推动中日韩的和解与合作。众所周知,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曾经给中国、朝鲜半岛及其他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蒋介石政府对日

曾采取了“以德报怨”的政策; 中日邦交正常化时, 中国政府也大力倡导对日友好。很遗憾, 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及日本右翼势力作祟, 中日关系自邦交正常化以来虽不断在曲折中前行, 但始终未能就历史问题达成真正的和解。

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 日益崛起的中国应该以更积极的姿态, 与日韩一道, 竭力化解中日、韩日之间的矛盾与问题, 共同推动三国政治大和解; 三国领导人需要有足够强大的政治意志, 防止狭隘民族主义的破坏, 培养合作习惯, 管控分歧与矛盾, 努力避免某些领域的分歧影响其他领域的合作, 为三方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创造更稳定的政治外交关系打下坚实基础、塑造良好氛围。

(二) 推动东亚地区特别是中日韩三国经济深度一体化, 升级三国贸易规则, 加快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提升中美贸易水平

一个多边机制或组织能够产生的影响, 并不取决于该机制或组织本身, 更重要的是会受到组织内部各国家之间互动的具体内容和方式的影响; 同时, 在这个日益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世界里, 一个多边机制或组织能够产生的影响, 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组织内国家与组织外国家之间互动内容和方式的影响。TPP 所体现的高标准的贸易规则, 反映了世界贸易发展面临的新现实、新问题和新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国家, 需要以更积极的心态认识这些新规则, 适应新规则。尽管现在不是

TPP 成员国, 未来 5 年内也不可能成为 TPP 成员国, 但以巨大且不断增长的经济体量以及与 TPP 各成员国之间的密切关系, 中国依然能够以某些方式对 TPP 协定产生影响。如前文所述, 中日韩三国之间经贸关系密切, 相互依赖程度深, 经济互补性强, 进一步推动中日韩三国及东亚实现经济深度一体化的条件应该是成熟的。通过升级三国间贸易规则, 提升经贸合作水平和层次, 也有助于推动各自国内经济改革与发展。

鉴于中日韩三国都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经贸关系, 美日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都已成为 TPP 成员, 四国在进一步推动贸易发展的同时, 有必要继续加强关于高水平贸易规则与制度的磋商, 增进对贸易规则与制度的理解。中国需要进一步积极推动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为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和提升两国经贸发展水平创造条件。

(三) 扎实推进国内经济体制和经济治理改革, 加速与国际接轨特别是与国际经济与贸易规则接轨的速度和水平

TPP 协定反映了当代国际贸易的一种新趋势、新方向。它不但对传统国际贸易规则进行了升级, 还在很大程度上对成员国的国内经济与社会治理进行了规制。无论喜欢与否、认同与否, TPP 协定所包含的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将会对未来国际贸易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 中国需要切实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

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目标,在相关各项改革中不折不扣地体现十八大报告中蕴含的改革精神。加快推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的“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的目标,“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有序做到“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在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同时,以更大的力度“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致力于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中国需要通过加快和深化国内经济与社会改革,在经济社会治理、企业管理与国内相关法规等方面实现与国际规则的接轨。中国与新的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接轨的速度越快,越有助于促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管理制度进步,化解外界对中国走向的疑虑。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通过大力推动国内经济与社会改革,积极主动地应对国际贸易领域的各种挑战,更有助于发挥和扩展中国在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影响力、话语权。

归根结底,TPP只是影响中、美、日、韩关系的众多因素或问题中的一个新因素、新问题。它将如何影响各方关系,并不取决于该协定本身,更多将取决于各方的互动。各方需要转变观念,通过推

进四国间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促进共同繁荣与和谐、和平,化解或抵消TPP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为四国关系塑造一种更积极的前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主要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4年日本货物贸易及中日双边贸易概况》,商务部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4年美国货物贸易及中美双边贸易概况》,商务部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美国部分、日本部分、韩国部分(2010、2011、2012、2013、2014、2015年),商务部网站。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Obama Signals That TPP Could Pressure China to Meet ‘Basic Standards’,” Inside U.S.-China Trade, 12.42 (Oct 24, 2012).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Former Gov. Mitt Romney, R-Mass, Participate in Candidates Debate,” Lynn University, Boca Raton, Florida, October 22, 2012.

“Statement of Chairman Dave Camp (R-MI) Hill Launch of the U.S. Business Coalition for TPP”, April 18, 2012.

“Testimony of Elizabeth J. Drake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Shrimp Processors Association,” Public Hearing be-

fore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March 2, 2010.

Barfield, Clau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n Regionalism: the Long Road to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Paper Prepared for the ELSNIT Conference RE-VISITING REGIONALISM, St. Gallen, Switzerland, October 21-22, 2011.

Bhagwati, Jagdish, “America’s Threat to Trans-Pacific Trade,” December 30, 2011, Project Syndicate Website.

Donilon, Thomas, “President Obama’s Asia Policy and Upcoming Trip to the Regi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November 15, 2012.

Froman, Michael,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Recovery through Growth in Asia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CSIS, Washington, D.C., Wednesday, January 4, 2012

Obama, Barack,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Meeting with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Hale Koa Hotel, Honolulu, Hawaii, November 12, 2011.

Obama, Barack,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7, 2010, The White House.

Rowley, Anthony, “What the TPP Is Really About,” The Business Times (Singapore), Feb 2, 2011.

Searight, Amy,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n Economic Regionalism: On the Outside Looking In,” in Mark Borthwick and Tadashi Yamamoto eds., A Pacific Na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US Role in an East Asia Community,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10, pp. 43-75.